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隋煬帝豔史
第二十一回 狄去邪入深穴 皇甫君擊大鼠

詩曰：不是天差與地訛，當時劫運自生魔。
乘權狐鼠千般橫，竊位豺狼百樣苛。
人事謾言爭不得，鬼神亦莫敢相呵。
不須感歎生民苦，否泰循環可奈何！

卻說麻叔謀率領丁夫掘隱土墓，挖到第三層石板上，不防下面是個空穴。打碎了石板，連人連石板，都一齊跌入穴中。忙忙救得起來，人撞石板，石板壓人，傷的傷，死的死，也不知損壞了多少丁夫！麻叔謀吃了一驚，忙差的當人役下穴去探看這穴中有多大。眾人忙用繩索係將下去，四面探看，只見這穴有些奇怪，直落去止有二三丈深，到了下面，便有一個橫穴進去，進去不止十數步，便又是一個直穴。眾人臥到穴邊，望下一看，只見穴中黑暗就如深井一般，也不知有許多深淺。大家再要係將下去，卻又沒有這樣大膽，都只在穴上轉來轉去。正商議間，忽聽得穴中隱隱約約有鐘磬之聲，眾人大驚；再往穴中一看，只見穴底下，熒熒煌煌一派燈火，照得雪亮，一直望將下去，就像枯海一般，其深無底。

眾人見這般奇怪，誰敢自作主張，只得又係將上來，報與麻叔謀知道。麻叔謀尋思道：「下邊既有鐘磬燈火，非神即仙，必定有些古怪，須得一個勇敢大膽之人，係入穴中，探看明白，方好開挖將去。」因問道：「你眾人有膽大能入穴探看的，吾當重重賞賜，決不食言。」眾人就像啞了一般，哪個敢出來答應？麻叔謀見無人答應，又指名叫幾個健漢，要他們入去。眾健漢都一齊哭將起來稟道：「小的們雖然叫做健漢，不過止多幾斤膂力，實沒有什麼本事。若是平地上差役還可掙扎，這穴中有百丈之深，下面都是鬼怪出沒地所在，小的一個活人，能有多大氣魄，如何敢去！只望老爺超拔。」麻叔謀知道強眾人不得，隨喝退眾健漢，忙叫左右去後營請令狐達來商議。不多時，令狐達請到。麻叔謀將上項事情說了一遍後，道：「如今只苦沒個膽大之人。敢去探看。」令狐達道：「這不難，有一人盡可去得。」麻叔謀忙問道：「此人是誰？」令狐達道：「此人平素好劍術，常自比荊軻、聶政為人，有膽氣，有智略，姓狄，名去邪，是個武官出身，現任武平郎將。如今現在一營管糧米。若差此人，他定然去得。」麻叔謀聽了大喜。隨叫左右去請。卻說狄去邪，正在後營查點糧米，忽見麻叔謀來請，忙換了公服，隨著左右來見。不多時到了前營。麻叔謀將狄去邪上下一看，果然生得像一個好漢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八尺身長，十圍腰大。雙眸中灼灼生光，滿面上堂堂吐氣。天生成骯髒之骨相，自煉就磊磊落落之胸襟。不學書而學劍，愛談俠而談兵。血可灑，頭可斷，咸知有慕義之心；虎可暴，河可憑，盡道有包身之膽。真是萬人必往吾何懼，報到睚眦誰敢當！狄去邪進得營來，忙參見麻叔謀、令狐達二人。二人因用人之際，俱出位答禮。參見畢，麻叔謀便說道：「請將軍來，別無他事，因前面隱土墓，挖出一個大穴，穴中有燈火熒煌，不知是何奇異。聞將軍膽勇兼全，敢煩入穴中一探，便是開河第一大功。明日奏知聖上，自有重用。」狄去邪道：「末將乃無用之人，既蒙二位老大人差遣，敢不效力。但不知穴在何處？」麻叔謀見狄去邪一口應允，滿心歡喜。隨起身與令狐達、狄去邪，同到穴邊來看。狄去邪看了一回，因說道：「既要下去，便斯文不得。」遂脫去公服，換上一件緊身細甲腰懸了一口寶劍，又叫左右取幾十丈長索，一個大竹籃，以便係將下去。又在索子上拴了許多大鈴，欲要上來時，以搖得鈴響為號。

不多時，打點停當。狄去邪辭了麻叔謀、令狐達二人，遂同一班人役，先係下穴中。再轉入橫穴，然後將竹籃放在大穴口裡。又叫眾人用圓滾木為軸，橫在穴上，係好了索頭，竟自坐入籃中。眾人扶定滾木，一節一節慢慢的放將下去。這條索子，接了又接，足放有五七十丈方才到底。狄去邪起初在上面看時，見底下輝煌照耀，像有燈火一般。到了下面，哪有什麼燈火，四圍都是黑漆漆一毫也看不見。狄去邪真有主意，也不慌，也不忙，倒將眼睛閉了。存息一會，再睜開看時，便覺微微有些亮影。他方才輕輕的走出籃來，也不辨東西南北，就真著那些亮影兒慢慢的摸將去。摸不上十數步，漸覺有幾分光亮。再走得三五十步，忽然通到一處，猛抬頭看時，也是有天有日，別是一個世界，與人間無二。狄去邪看了這段光景，不覺恍然歎道：「人只知在世上爭名奪利，苦戀定了閻浮塵土，誰知這深穴中，又有一重天地。真是天外有天，神仙家妙用無窮。」

心下早把功名之念，看淡了幾分。又信著步兒往前走去，轉過一帶石壁，忽見一座洞府，四圍都是白石砌成；中間一座門樓，門外列著兩個石獅子，就像人間王侯的第宅。狄去邪真也大膽，不管是好是歹，竟走進門來，東西一看，並不見有人在內，只見向南一層石門緊緊關著。狄去邪不敢輕易去敲，只得站在旁邊等候，指望有人出來。立了一會，人倒不見，忽聽得東邊一間自房裡，得得得得。狄去邪忙走近前從窗眼裡一張，只見裡面四角上，立了四根石柱，石柱上有鐵索一條，係著一個怪獸在中間，那怪獸把蹄兒突了幾突，故外面聽的得得得得。那怪獸生得有些奇異，尖頭賊眼，腳短體肥，彷彿有一個牛大，也不是虎，也不是豹。狄去邪看了半日晌，再認不出，猛然想了一想，再定睛一看，卻原來是個大老鼠。狄去邪著驚道：「老鼠有這般大，還不知貓有多大，此中斷非人世間矣。」正躊躇間，忽見正南兩扇石門開放，走出一個童子來。那童子生得：

暫暫清眉秀目，纖纖白齒紅唇。雙丫髻煞有仙風，黃布衫頗多道氣。若非野鶴為胎，定是白猿作骨。

那童子看見狄去邪便問道：「將軍莫狄去邪乎？」狄去邪大驚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！仙童何以得知？」童子道：「皇甫君待將軍久矣，此時方來，何不快快進去？」遂邀狄去邪同入。狄去邪見有些奇怪，不敢推辭，只得隨著童子入來。進得門來，始見殿宇崢嶸，廳堂弘敞，不是等閒氣象。將至殿前，再往上一看，只見殿上坐著一位貴人，身穿蟠龍絳服，頭戴八寶雲冠，垂纓佩玉，儼然就是一個王者。左右排列著許多官吏，階下侍衛著兩班武士。狄去邪見這般赫赫揚揚，知是皇甫君，忙肅衣容進前再拜。皇甫君也不開言，也不答禮，只等狄去邪拜完，方才叫一個綠衣吏，將狄去邪領到西邊廊下站著。狄去邪不敢問他長短，只得隨了綠衣吏，到西階站下。忽聽皇甫君傳旨，叫把阿摩牽來。只見幾個武士，生得形容醜惡，又長又大，領了令旨，忙往外走。去不多時，就將石房內那個大老鼠牽來。狄去邪原是在京官員，曉得煬帝小名叫做阿摩。乃見牽進鼠來，心下暗想道：「當今皇帝，終不成是個老鼠精變的？」又不敢做聲，只得側著耳朵細聽。皇甫君見大鼠牽到，遂責它說道：「阿摩，我念你馴養日久，姑與你脫去皮毛，為一國人王帝主，便是你莫大之福，有何虧負於你？你卻不遵天道，苦苦的窮奢極欲，虐害生民。」那大鼠也不哀叫一聲，倒把頭往上搖了幾搖，尾巴向後擺了幾擺。皇甫君看見更大怒道：「你這畜生，如此荒淫，尚不知悔，留下你未免要殃害黎民。」遂叫武士將大棒攔腦門著實痛打。武士得令，舉起大棒沒頭沒腦，盡力打將下來。一聲響亮，就如山崩地裂。那大鼠疼痛難禁，咆哮大叫，渾似雷鳴。武士方要舉棒再打，忽半空中降下一個童子，手捧一道天符，忙止住武士不要動手，對皇甫君說道：「上帝有命。」皇甫君聽了，大驚失色，慌忙趨下殿來，俯伏在地。童子遂轉到殿上，宣讀天符道：「阿摩國運原該一紀，今已七年，更候五年，可將練巾係頸賜死，以償荒淫之罪。今日暫免其楚之苦。」童子讀罷天符，依舊冉冉騰空而去。皇甫君復上殿，說道：「好了你這個畜生，若不是上帝好生，活活的將你打殺。今還有五年受享，你若不知改悔，也終難免頸上之苦。」說罷，叫武士照舊牽出去鎖了。

武士領旨牽去，皇甫君才叫狄去邪到面前問道：「你看得明白麼？」狄去邪道：「某乃塵凡下愚，仙機安能盡識！」皇甫君說道：「你但記了，後日自然知道。此乃九華堂上，你非有仙緣，也不能到此。」狄去邪道：「某奉麻叔謀之命，入穴探取吉凶，不期誤入仙府，今進退茫茫，伏乞神明指示。」皇甫君道：「你前程有在，但須澄心猛省，不可自甘墮落。麻叔謀小人得志橫行，罪在不赦。你可對他說我感他伐墳墓之情，無以為謝，明年當以二金刀相贈，勿謂酬勞之輕。」說罷，又吩咐一個綠衣吏道：「你可引他出去。」狄去邪在威嚴之下，不敢細問，只得拜謝而出。綠衣吏引著狄去邪不往舊路來，轉過幾株大樹，走不上一二百步，綠

衣吏用手往前一指說道：「前邊林子裡卻是大路。」狄去邪抬頭一看，只見樹木交加，並不見什麼大路。急回頭問時，綠衣吏早已不見。

狄去邪胸中狐疑不定，再轉身看時，連那座洞府，都不知哪裡去，越覺駭然道：「神仙之妙，原來如此！」只得一步一步，奔進林子中來。過了林子，卻是一帶山崗，雖不十分險峭，卻也崎嶇狹隘，不好行走。狄去邪只得攀藤附葛，慢慢的走將過去。轉過山崗，前面便是平坦坦的大路，路雖然好走。狄去邪卻終有些恍惚。又不知是已出穴外，又不知是否在穴中，只得照著大路，一徑走來。又走有二三里田地，忽見幾株喬木，環繞成村，村裡面一帶疏籬，掩映著數間茅屋，倒有些幽雅景致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青山四五疊，茅屋兩三家。
傍水柴門小，臨溪石徑斜。
老松蟠作壁，新竹織成笆。
雞犬鳴深巷，牛羊臥淺沙。
一村多少石，十畝足煙霞。
春韻聞啼鳥，秋香吹稻花。
宅垂陶令柳，畦種邵平瓜。
西渚魚堪釣，東鄰酒可賒。
山翁與溪友，相對話桑麻。

狄去邪望見路旁有一帶人家，心才稍稍放下些。說道：「有問路的所在了。」遂忙奔入村中，見一家籬門半開半掩。狄去邪遂挨身入去立了一歇，並不見有人出來。狄去邪只得輕輕的咳嗽幾聲，早驚動了一隻小花狗兒，在籬笆旁邊汪汪的亂叫。叫了半晌，裡面方才走出一個老人來問道：「是誰在此？」狄去邪忙閃睛一看，只見那老人生得：

雪白頭顱雪白鬚，婆娑真有百年餘。
莫言野老身康健，步履全憑拄杖扶。

狄去邪見了老者，慌忙上前施禮道：「下官迷失道路，特造寶莊，敢求老翁指教。」那老者看見狄去邪身上穿甲，腰間掛劍，慌忙答禮道：「將軍貴人，為何徒步到此荒村？」狄去邪不敢隱瞞，遂將入穴遇皇甫君，及棒打大鼠的事情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老者聽了，又驚又喜，笑嘻嘻說道：「原來當今皇帝，是個老鼠變的，大奇大奇！怪道這般荒淫無度，全沒些人君氣象。」狄去邪說道：「某自入穴，心下彷徨，不知此間是何地方，到雍丘還有多遠？」老者道：「將軍不必心焦，此間乃嵩陽少室山中，沿大路往東去，只三里便到寧陵縣中，不消又往雍丘去了。將軍入穴這半日，想不曾用飯，若不棄嫌野人的精糲盤餐，稍進一箸，再慢慢回去，未為遲也。」狄去邪走了半日，腹中實是饑餓，又見說道寧陵只三里，心下早已放寬。因說道：「雖承翁丈厚意，只是打攪不便。」老者道：「鄉下家常飯，只好充饑，何攪之有！」遂將狄去邪邀入草堂，隨叫一個老蒼頭去收拾飯饌，因對狄去邪說道：「據將軍今日所見之事，看將起來，當今皇帝，料沒多時光，就是麻叔謀，只怕其禍也不甚遠。我看將軍一貌堂堂，滿懷義氣，如何隨波逐流，與這一班虐民的權奸為伍！」狄去邪聽了，羞的滿臉通紅。因遜謝道：「承翁丈良言指教，某非不知開河乃虐民之事，只恨官卑職小，不敢不奉令而行。」老者笑道：「做官便要奉令而行，不做官他須令將軍不得。」狄去邪聞言解意，連連點頭道：「翁丈金玉之言，某雖不才，當奉為著龜矣。」老者道：「狂言唐突，望將軍勿罪！」

須臾，老蒼頭擺上飯來，不過是塘裡的魚，自養的雞，與家園的蔬菜之類。狄去邪腹中正饑，放開肚飽餐了一頓，然後起身稱謝辭別而出。老者親拖了一條拄杖，直送到大路口上，因說道：「日色尚早，不要著忙。轉過前邊那個山嘴，便望得見縣中了。」狄去邪再三稱謝而別。才走了十數步，再回頭看時，哪裡有個老者，哪裡有什麼人家，兩邊都是些長鬆怪石，歷歷落落。狄去邪看見又吃了一驚，心中暗想道：「今日卻也作怪，遇著的事情，都有些蹊蹺。難道青天白日，鐵錚錚的漢子見鬼不成？」一頭想，一頭走，不多時轉過山嘴，果然就望見寧陵縣的城池樓閣。自家又想一想暗笑道：「須要留心看著，莫一過歇兒，連寧陵縣都不見了。」心下又像夢，又像醒，只走到縣中，見城市人民擠擠簇簇，方才信道是真。及尋問挖河人役，都說道：「還未曾挖到此處。」狄去邪遂不肯復走回來，隨報知縣官，竟自在公館中住了等候不提。

卻說麻叔謀自差狄去邪入墓，在穴上等了一會，猛然一聲響亮，那個橫穴忽崩坍倒了，將許多拽繩索的人夫，都壓死在下面。麻叔謀吃了一驚，忙叫各隊丁夫，都一齊來挖，要將崩坍的浮土掘去，照舊露出穴口。好等狄去邪上來。眾丁夫左挖也挖不見穴口，右挖也挖不見穴口，將一所墳墓都掘光了，已成一條河道，也不見什麼穴口。麻叔謀心下不樂，還要叫人挖找。令狐達道：「不必尋穴口了，竟自開河去罷；就尋著穴口，狄去邪也料不能生矣。」麻叔謀方才傳令，不要尋穴，照舊開河前去。眾人夫得令，一徑望寧陵縣開挖將來，又開了七八日，方才到寧陵縣界口。這一日，麻叔謀才起來查點人夫，忽左右報導：「營外狄將軍要稟見老爺。」麻叔謀大驚道：「狄去邪已死在穴中，如何又有一人來稟見？」左右道：「明明一個狄將軍，現在營外。」麻叔謀暗想道：「前日令狐達原說此人能劍術，莫非前日隱遁開了，不曾入去？」隨傳令叫請進來。狄去邪進營參見才完，麻叔謀就問道：「前日將軍一入穴後，穴即崩坍，都以為死生難保，正要表奏朝廷，追封高義，不知將軍從何處得能安全到此？」狄去邪道：「某自入穴，也不知遇了多少奇事。」遂將遇童子，見皇甫君，責罰大鼠，天符下降，與贈金刀。綠衣吏送出，後來又逢老人留飯，上項事情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某到寧陵中，已經七日矣。」

麻叔謀聽了，似信不信的答道：「贈我什麼金刀？」狄去邪道：「某也不解其意。但皇甫君說道：『感老大人伐墳墓之情，明歲當以二金刀相贈。』某不敢不據實報知。」麻叔謀笑笑說道：「這鬼神有影無形的說話，哪裡十分當得正經。」狄去邪道：「依末將看來，恐怕倒有幾分玄妙，老大人不可認為虛誕。」麻叔謀見狄去邪諄諄說奇說怪，心下愈疑前日劍術遁開，不曾進去，今日故造出許多謊言來說，也不答應，只是微微而笑。

狄去邪道：「老大人含笑，似疑末將之言為虛。末將卻親身經過，親眼見過，安敢不信以為實？」麻叔謀笑道：「將軍見過，故信以為實；我未曾見過，自然疑其為虛。然實者自實，虛者自虛，將軍心下豈不明白？」狄去邪道：「某若是妄誕之言，欺哄老大人，這樣百十丈的深穴，又崩坍倒了，某非神非仙，如何得能出來？」麻叔謀笑道：「將軍雖不妄誕，或者鬼神妄誕也不可。將軍如何包得許多！將軍自穴中出來，又步行了許多路程，一定辛苦，且請後營歇息歇息，神鬼的事情，自有造化主張，不必我與將軍細辯。」狄去邪見話不投機，不敢再言，只得打了一恭，退出營來。正是：

赤心難見，忠言被疑。
金刀驗日，悔之已遲。